

I 247.7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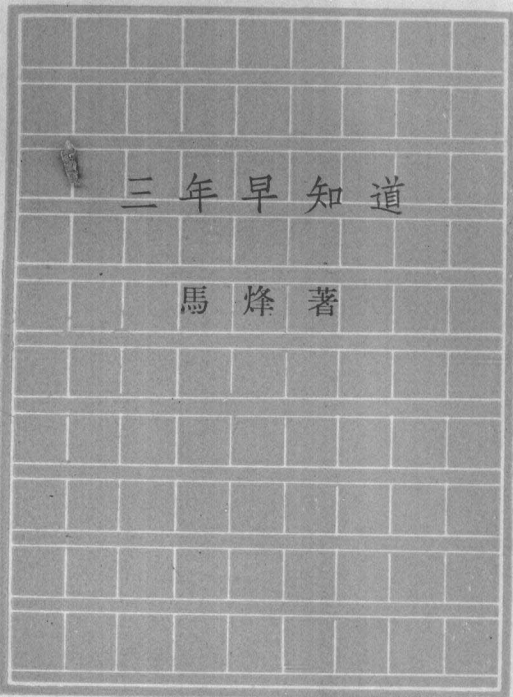


馬

馬 烽

三年早知道

I 247.7
6



三年早知道

馬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971 字数 108,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4\frac{15}{16}$ 插页 1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定价(3) 1.25元

出版說明

这个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十篇。

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中的一些新的变化，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在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如何势如破竹地摧毁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旧的残余，人们在不断战胜腐朽事物中，变成忘我为公的先进人物。

这部作品的色调明朗欢快，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它也描写了生活里的困难、矛盾和落后的人物，但作者的笔触主要放在生活的主流上，歌颂了新生的力量。

《三年早知道》反映的是农村的新的生活气息。它描写一个“精明能干”、耍奸弄巧、满脑子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的农民赵满囤，过去把自己的驢駒养得又高又壮，把公家的养成皮包骨；騙过路的种猪，替自己社內的母猪配种；但在新旧社会具体而鲜明的对比下，組織和同志們的批評教育下，终于改造了思想，成为先进的人物。

《韓梅梅》描写一个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女青年韓梅梅，沒有考取中学，不顧村里人和父母的冷諷热嘲，坚决参加劳动生产，努力鑽研，采用科学方法，终于做好了誰也不願干的养猪工作。作品同时也抨击了一个輕視劳动、一心想流往城市，

46
同

到城里又嫌工人髒、工作累的青年張偉。

《結婚》描写一对为了工作一再拖延婚期的未婚夫妇田春生和楊小青。他們到区上去登記时，路上为了帮助别人拖車、捉特务、接生，而拖延了登記的时间，展现出他們那种先公后私，先集体后个人的优良品質。

另外，像《陈万年和馬永泉》描写一个为了保全邻村的棉田而淹掉自己的谷地的具有非常崇高品質的人；《孙老大單干》描写單干戶遭受天灾后的思想轉变；《飼养員赵大叔》描写一个热爱工作，具有“前人种树，后人遮蔭”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人。这些作品都是相当优秀的，都反映出互助組和生产合作社內那种生气洋溢，向前迈进的新鮮面貌。

本書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6月出版，現由我社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9月

目 次

結婚.....	1
陈万年和馬永泉.....	8
孙老大单干.....	17
飼養員赵大叔.....	32
韓梅梅.....	47
“自古道”.....	63
一篇特写.....	69
青春的光彩.....	97
四訪孙玉厚.....	106
三年早知道.....	133
后記.....	154

結 婚

清水庄青年团支部書記田春生，一夜醒来四次，急着要到区上領結婚証。天还不大明就起来了，吃完饭，換了件白洋布小褂，急急忙忙就起身。走出村子的时候，太阳剛才出山。

田春生的对象叫楊小青，是柳林村劳动英雄楊万有的閨女，比春生小三岁，今年沒零沒整二十岁了。柳林村离清水庄二十里地，春生和小青以往誰也沒見過誰，去年春节，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認識，一認識就恋爱上了，两个人經常书来信往，很快就成功了。

两家的大人們，听到这事都很高兴。說起来也真巧，春生爹和楊万有老汉也認識。七、八年以前，两个人因为繳不起租子，被各家的地主用二指寬的条条送到看守所的黑房子里，一块住过半个多月。沒想到新社会里他們变成亲家，都催着快快办这喜事。可是这喜事已經鬧上夠一年了，到如今還沒办成。

去年夏收以后，本来已經說好要結婚了。春生全家忙着筹办喜事：又是修房子，又是做被褥……什么都准备齐全了，日子也挑定了，可是忽然小青捎来封信，說是結婚的日子要往后推。春生急忙跑到柳林村，找小青問原由。小青說：“县里最近办了个‘妇嬰卫生訓練班’，村里和区上都同意我去学习。你

觉得怎样？”春生没有拦阻，他笑着说：“这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事，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我同意！”就这样把件事搁过了，老两口空喜欢了一场。小青学习完回来的时候，已经到冬天了，老两口又催儿子快快抓紧时机办喜事。春生去找小青谈判，小青说：“看你急的！我刚学习回来，村里妇婴卫生工作还没开展，忙着就闹个人问题，群众影响多不好！我想过了旧历年再……”春生没等她说完就笑着说：“我同意你的意见。”

一过旧历年，春耕准备工作就开始了。今年是大生产运动年，青年团的中心任务也是领导青年加紧生产。春生又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又是互助组小组长，发动大家选种啦，买新式农具啦，打井啦，植树啦，工作一大堆，每天从明忙到黑，结婚的事连想都顾不上想了。只有他娘有时候还说两句：“这可拖到什么年月啊！好我的小祖宗们咧！”现在，春耕已经结束了，离麦收还有半月二十天的工夫，老两口又三番五次催儿子。昨天下午，春生去柳林村跑了一趟，和小青谈了老半天。起初，小青说：“再过个把月，等麦收以后不好吗？现在急急忙忙的。”可是架不住春生左说右说，最后小青才笑着说：“你这个人呀，真是……好，由你吧！”就这样算是确定了。他俩约好，天到区公所碰头，不管刮风下雨，不见不散。

田春生出了村子顺着大路往前走。路两旁是一行行整齐的小树，这是清明节那天他领导全村青年们栽的。他心里想：再过十年，这些树不知会长得多么高大呢……

前边拐弯的地方，有十几棵小杨柳，有一棵歪歪斜斜地快倒了，大概是被大车挂的。春生紧走几步过去，把它扶正，又用脚蹙了些土埋实。他看到这些小杨柳，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一股热劲。这些杨柳栽子，是他亲自从柳林村背回来的。那天，

小青笑着对他說：“你可要保証都栽活啊！”春生也笑着說：“这是从你家树上砍下来的，一定愿意到我們村里去活！”說得小青咯咯咯地笑了。

小青可愛笑哩！笑声又响又脆，笑起来和敲鈴差不多，春生从来也沒見她恼过，她好象心里連一点忧愁的影子也沒有。她紅扑扑的圓臉上，长着一对閃閃发光的大眼，春生一看見那两只大眼，就想起黑夜里汽車前头的那两盞灯，照得人心里都亮了。

春生边走边想：小青这时大概也正往区上走咧，用不了晌午头，就能夠看到小青了，两个人在那鮮紅的結婚証上把手印一按……春生想到以后的生活，不由得偷偷地笑了。正在这时，忽听到前边“嘭——吆吼，嘭——吆吼”的叫喊声。忙抬头一看，只見一輛三套胶皮輪大車陷在泥坑里了。車上滿載着一車貨物：有木箱子，有麻袋，壘得象座小山。赶車的拚命甩鞭子，拚命叫喊。牲口渾身都淌汗了，鼻孔里噴着粗气，好象拉风箱一样。蹄子把路都刨成了坑，車却一动也不动。春生跑过去帮着赶了半天，仍然一点事也不頂，赶車的一面咒罵牲口，一面又恨恨地甩了几鞭子，轅騾前腿一打弯，索性臥到稀泥里了。赶車的把鞭子往地下一丢，气得蹲在路旁了。春生搓着手上的泥問道：

“这是从哪里拉的貨？”

“从区上拉的慰劳品呀，往車站送咧！”赶車的用袖子揩揩头上的汗，着急地說：“今天各区都要送到，下午就装火車往朝鮮送，还有八十里路咧！这，这，真倒霉！”

春生一听这是群众慰劳志愿軍的礼物，知道耽誤不得。他家也送了，还有他亲手写的慰問信。小青也送了两个綉着字的

慰問袋。春生重新到車跟前仔細看看，對趕車的說：

“前天這裡雨下的大，你看稀泥把車輪吸住了，車又重，我看只有把貨卸下來，先把空車拉出來，再把貨裝上。來來來，我幫你！”

趕車的看了看春生，高興地說：

“哦！就得那麼辦哩！可是兩個人弄得慢，你沒緊要事嗎？”

春生想起他和小青的約定了，可是他說：“沒關係！天不早啦，你快解繩子吧。”他爬到車上就卸，心裡想着這一車慰勞品比結婚証更重要，這是三十萬人民的心，可別誤了裝火車的時間。

路上過來兩個年輕婦女，春生向她們說：“喂！幫幫忙吧，這是送給咱志願軍的慰勞品啊！”兩個婦女一聽說是這麼回事，連忙過來幫着搬。後來又過來幾個走路的人，春生把他們都叫住，大家七手八腳把車上的東西卸下來，費了很大勁，才把空車拉出泥坑。大伙又幫着把慰勞品裝到車上，捆綁結實，這時已經是快晌午的時候了。趕車的長出了一口氣，笑着說：

“可算是過了一關，要不是大伙，准誤下大事哩！”又回頭問春生說：“你是哪個村的？可要謝謝你啦！”

春生擦着頭上的汗水說：

“你快趕上走吧，時光不早了！”

春生看着趕車的把鞭子一甩，大車朝北走了，他才往區公所走。這裡離百合鎮還有十五里地，他急急忙忙邁開大步走着，心裡着急，好象太陽也比平時走得快多了。他想：小青一定已經到區公所了，小青一定急着等他，說不定小青抱怨他走得慢呢！春生恨不得長個翅膀飛到百合鎮。他象小跑一樣趕路，太陽象一團火，春生的心也象一團火，一陣緊跑，利民河

已經出現在前面了。这是去年才挖下的新河。黄色河堤象一条低的土墙。春生知道又把十里地走完了，站到桥上，就能望見百合鎮了，心里想着小青，更加快了脚步。他想：再用不了半炷香工夫，就能見到小青了。大红耀眼的結婚証，就能拿到手里……

爬上了河堤，剛到桥跟前，忽見从对面慌慌急急跑来一个人，又見后边有几个人追赶，大声叫喊：

“不要放跑！特务！特务！”

春生心里一惊，两手往开一伸，就扑过去。那个人剛走到桥那头，一見有人拦住了，回身就順河堤往南跑，春生拔腿就随后追。这时正是晌午头上，种地的人都回家了，特务放大了胆子，死命奔跑。春生用尽了全身气力，紧紧追赶。特务回身扔来个什么东西，并且大叫道：“看手榴彈！”春生連理也沒理，仍然不松一口气地追。头上的汗水流到了眼里，瀆的眼珠子发疼，他用袖子擦了一把，一直追了五六里远。看看快追上了，只差十几步了，五六步了……却不料忽然摔了一跤，左脚上的鞋子掉了。他也顧不得穿，連忙爬起来，赤着一只脚追赶，一面大声喊叫：“抓特务！抓特务！”

远处地里还有几个沒收工的人，拿着鋤头也追赶起来了。又追了一气，前边有个放羊的，听到有人叫抓特务，拿着洋鍤迎头跑过来。那个特务看看架势不妙，从斜刺里扑上河堤，春生追上河堤的时候，特务已經跳到河里了。河水深到半腰間，特务一面过河，一面回过头来喘着气說道：

“咱們远日无仇，近，近……日无冤，你，老，老哥……”

春生回头看了看，后边的人還沒追上来，眼看特务已經走到河心了。这时，春生什么也顧不得了，一扑也跳到了河里，

三扑两扑就扑到了特务跟前，两个人就打起来了。特务一口就咬住了春生的耳朵，并且把他按在水里。春生疼得刚一叫喊，猛然喝了两口水，鼻子里一股辣辣的味，直冲脑子。但他抓住特务的手，死死不放。正在这时，后边的那一伙人和放羊的都追上来了，大家一齐跳下河里，才把特务抓住。

春生被扶到河岸上，浑身变成落汤鸡了，坐在地上一口接一口地喘气。耳朵也被咬破了，血顺着脖子流下来，把崭新的白小褂染红了一片。左脚也割破了，又经水一浸，疼得象针扎一样。大伙七手八脚把特务结结实实地捆起来了，人们都问春生怎样，他摇了摇头说：“不要紧！”春生又问他们是哪个村的，怎么让特务跑了？起先追的那两个人告诉他说：他们是百合镇的，在地里澆水完了，正往回走，看见这个特务割电线，他们就连忙追赶。……

大伙商议着把这个特务快送到区上去。春生这时想起了自己的事，想起了小青还在区上等着哩！他猛地站起来，只含糊糊说了一句：“好，你们押着送那狗日的吧，我还有点要紧事咧！”说完就走了，弄得众人都莫名其妙。

他在半路上捡上丢了的鞋子，一口气急走到了百合镇。这时衣服已干了，耳朵上的血也不流了。他跑到区公所，第一句就问：“柳林村一个女的，叫杨小青的来过没有？”

区上的人惊讶地说：“杨小青？没有来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

春生一听可生气了，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他满以为小青早已来了，一定等得不耐烦，谁知连来都没来。难道这回又有了什么变卦，不能结婚了？刚出了区公所的大门，小青走得满头大汗地来了。她笑嘻嘻地说：“你一定等急了吧？我一早就

起来，刚要走，凑巧一个妇女要生小孩，我就去给人家接生。好容易才弄完。我怕你在区上等得着急，赶紧就跑。你怎把衣裳弄这么脏哩？啊？血？……”

春生一听小青也是为了人民的事耽擱了，哪里还生气，连忙笑着说道：“我也是刚到。”就把他路上遇的事说起来。这时区公所的人也出来，围住他十分注意地听着。正说间，押特务的来了。那些人一见春生和一个女的在一块亲热的样子，才知道他急急忙忙跑了的原因。小青这时捺不住她的情了，一下就扑过来拉住春生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好象说：

“你真可爱啊！”

1951年6月于北京

陈万年和馬永泉

一

馬头寨的青年团，去年冬天有次开支部大会的时候，团支部書記周林清，号召大家要向老黨員学习。团员們并没有在一块商量，可是大家的心目中，都选中了陈万年做学习目标。

陈万年今年四十出头了，以前差不多攬了二十年长工。一九三六年春天，山西各地正是白色恐怖吃紧的时候，他暗里就加入共产党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是这一带出色的民兵，打过不知有多少次仗；負过三次伤，最后一次負伤是在离他們村五里的百堡戶村外。那次他本来是去探消息的，快进村的时候，忽然看見从村里跑出十几个妇女来，随后又追出五六个敌人来。当时陈万年什么也不顧了，爬在一条地堰上就向敌人射击。經他这样一拦击，十几个妇女才算安全轉移了。但是他却陷在敌人包围圈里，并且头上腿上都負了伤，被敌人活捉到城里。敌人用各种刑法拷問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跪紅鉄鏈，……陈万年不要說吐什么口供，連嘴都沒張过一下。后来还是趁敌人防备不严，挖通監獄的墙才逃跑回来。回来不久，就被調到

区上做了领导工作；可是因为头上負过伤，脑子很坏，做一点用脑子的事就头疼。领导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給他分配的工作又輕又少，和休养差不多。陈万年过意不去，向领导上再三要求回村里工作，他說：“这点工作別人捎帶就做了，咱何必担个区干部的名，浪费群众的公粮；咱回村里一面工作，一面还能生产。”后来就又回到了村里。

土地改革时期，陈万年是村里的农会委員，以前雇他当了二十年长工的那家地主，悄悄送了他五十块白洋，求他不要在大会上訴苦。陈万年二话沒說，拿上白洋就送到了农会里。……

陈万年的这些故事，馬头寨的大人小孩都知道，青年团员們都选中他做学习目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誰都想和他多接近接近，好更多地向他学习。

今年一开春，村里組織生产互助組的时候，青年团员馬永泉，第一个搶着要和陈万年編到一个組里，别的青年們也都想和陈万年在一組，大家乱紛紛地說：

“你住在前街，他住在后街，招呼上地不方便！”

“我和万年叔在一条街上，比你合适些！”

“我們是斜对門，更合适！”

“……………”

馬永泉急忙反駁道：

“住得远近有甚关系？反正都在一个村里。”又对陈万年說道：“万年叔，每天上地不要你喊，我自己找来还不行？”

陈万年点点头，說了句：“能行！”这下可把馬永泉高兴坏了；会还没开完，就急忙凑到陈万年跟前，兴奋地說：

“万年叔，我可要好好向你学习啦！”

陈万年嘴里含着烟袋，漫不經心地說道：

“咱可有個甚學習頭！”

組編好以後，當場各組都選了組長，他們這一組共五個人，大伙選陳萬年當正組長，又選馬永泉當了副組長，散會以後，好多青年圍住馬永泉羨慕地說道：

“馬永泉可是搶到好老師了！”

團支部書記周林清也對馬永泉說：

“可別放鬆這個學習的好機會啊！”

馬永泉高興得簡直沒話說了，只是咧着嘴笑。

二

馬永泉今年十九歲，是個很積極的青年，不管人民政府有什麼號召，總是撲到前頭響應，不管做什麼事，總是想盡辦法，一心一意要搞好。比方去年秋收以後，村幹部們號召有牲口的人家，幫助烈軍屬們馱幾回炭，解決冬天燒火的問題。當時馬永泉的驢恰巧病了，可是他仍然第一個帶頭響應，自己帶上千糧，來回九十里到炭窯上，給一家烈屬擔了兩回炭。再比方去年夏天，村里人選他當了黑板報委員。馬永泉當天就在村里人們常集中的地方，親自動手泥抹了三塊黑板。怕大熱天毒太陽下沒人看，又在每塊黑板前搭了個草棚棚，經常組織識字的人們寫稿子，隔不了三天就換一次新消息。並且還專門到附近各村跑了几回，學習人家辦黑板報的經驗。在馬永泉的努力下，現在馬頭寨的黑板報成為全區的模範了。……

村里人們提起馬永泉來，都稱贊說：“那後生不賴，將來一定是個好幹部！”馬永泉倒沒有想當幹部，不過他心裡也有個希望，他決心好好鍛煉自己，希望將來也能成為一個光榮的

共產黨員。如今能和陳萬年編到一個組里，能經常跟着老黨員學習，可算是正瞓睡檢了個枕頭！

開頭幾天，陳萬年的一言一動，馬永泉都十分注意，處處都覺得陳萬年值得學習。有次在地里休息下了，馬永泉要求陳萬年把打日本時候的事講一講。陳萬年說：“老說那段長坂坡有甚意思！”這下馬永泉更加感動了，心裡說：“老黨員究竟不一樣着哩！一點也不愛夸功！”可是在一塊的時間長了，馬永泉慢慢也就對陳萬年不大滿意了，他看出陳萬年身上有好多缺點。

他們組一開始生產，就和周林清小組挑了戰。馬永泉年輕人，好勝心很強，恨不得一組人黑夜不睡覺加緊生產，爭取當個模範組。馬永泉每天天不明就起來了，挨門叫全組人提早上地。可是每天到了地里，陳萬年总要領著頭休息兩三次，一歇就是三四袋煙的工夫，馬永泉覺得太耽誤時間，有次提議說：

“咱們以後不要休息了，一天總能多耕二……”

馬永泉的話還沒說完，陳萬年就搶著說道：

“蛤蟆跳三跳還要歇一歇哩！牲口也要喘喘氣啊！”

又一次，兩對牲口耕十五畝一塊地，到天黑時候只留下二畝多了，馬永泉向大伙說道：

“周林清小組也是兩對牲口，昨天耕了十四畝；今天咱們遲收陣工，突擊把這二畝多耕完，就超過他們了！”

馬永泉說完，看了陳萬年一眼，他滿以為老黨員一定會同意他的提議的。誰知陳萬年接嘴說道：

“突擊！累壞牲口怎辦？”說着就卸他的驢。馬永泉滿頭高興澆了瓢冷水，不高興地嘟囔道：

“留下我的驢我一個人耕！”